

如果恨满怀，那么泣盒里盛满的，便是可怕的诅咒和怨念！
如果爱满溢，那么泣盒里盛满的，便是喜极而泣的哭声！

泣盒

安柠筱洁 著

中国新神话主义创始人树下野狐、“惊悚女皇”红娘子、
天涯社区莲蓬鬼话版主庄秦、黑猫悬疑社大袖遮天强力推荐！

最震撼心灵的情感推理小说！
都市孤独症的心灵之旅！

这本书将带你找到世界上的另外一个你！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泣血

The title '泣血' (Nì xuè) is rendered in a large, bold, black, stylized font. A small silhouette of a person stands between the two characters.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cover is a light gray, textured pattern of overlapping, leafless tree branches.

安柠筱洁 著

 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泣盒 / 安柠筱洁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2009. 8
ISBN 978-7-219-06639-3

I. 泣… II. 安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96943 号

监 制 江 淳 彭庆国
责任编辑 袁 铭
美术编辑 王 霞
责任校对 周月华 林晓明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 530028
网 址 <http://www.gxpph.cn>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mm×990mm 1/16
印 张 14.5
字 数 275 千字
版 次 2009 年 8 月 第 1 版
印 次 2009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6639-3/I·1168
定 价 20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楔子 / 1

第一章 离奇失踪 / 3

在惨白的灯光下，大家发现了昏迷不醒的季天扬。他仰面倒在讲台上。

有人把手探到他的鼻子下，发现他还有气息，于是立刻把他送到了医院，经过一夜的抢救，季天扬终于醒了过来。

第二章 从天而降的黄表纸侦探 / 14

她听到头顶上有什么东西断裂的声音，缓缓地抬起头来，急速下降的一团黑色头发湿漉漉地搭在她的头上。她吃惊地发现房顶上已经生长出无数浓密的头发，那些海藻一样的头发越长越长，几乎就要贴近她的脸。

凌绿莹想喊，却发现自己的声音被卡在了嗓子眼，头发就要缠住她的脖子了，她感到越来越紧，越来越透不过气。

第三章 诡宅里请不要闭眼 / 27

他们天生的灵力让他们具有与灵异事物交流的能力，如姓家族就是其中最优秀的通灵师家族。几百年来，他们一直与存在于安城的种种异类作斗争，维持着这个城市的安宁。通灵师有一个特质，他们大多貌美、英俊，相对于常人来说衰老缓慢，所以也比常人的寿命长。

第四章 医院惊魂夜 / 39

“深夜两点的检查？你是谁？”凌绿莹刚刚放下的心又紧了。

“我是检查心脏的，你看看……”女护士的声音诡异得让凌绿莹几乎骇住了，她顺着护士的目光，低头看了护士手中的托盘。

白色托盘里是血红的一片，一个怦怦跳动的心脏，正发出有节奏的跳动声。

第五章 擅闯人间炼狱 / 50

凌绿莹吃惊地发现自己的手脚都被透明的绳索束缚住了，她使劲摇晃身体，大声地呼救，可是对面沙发上的两个人似乎睡得很沉，她细细看过去，他们好像也被束缚住了。

她挣扎了一番，企图挣脱身上的绳索。

“当——”悠长的钟声响了起来，然后那钟声似乎又滞住了……

第六章 死在泣盒下的五个女人 / 62

灯光下，大家终于看清楚了顾飞的神仙哥哥的模样，这个叫做顾远柠的男子，灯光下的一张面孔，果然是气度不凡，全身居然穿着一身素色的长袍，长长的头发束在脑后，深邃的目光，挺直的鼻梁，很有神仙的气派。

第七章 如家奇闻之大义灭亲 / 74

这时候，如柳湄忽然发现丈夫如展堂身后跟着一只黑猫，那绿幽幽的、带着死亡气息的眼睛正贪婪地瞪着丈夫。

黑猫！等着吃掉残破灵魂的黑猫！

黑猫的出现，说明这个人的元神已经残破。

第八章 如家奇闻之噩运百年 / 86

“哼！梅沁柔，她在五年以前，就已经死了！死在了十一栋四单元502室里。而我，是她的亲弟弟，梅浩然。我姐姐，是被人害死的。为了找害死她的凶手，我在这里等了整整五年。”梅浩然语气里都是冰冷。

他的眼睛突然冒出熊熊的仇恨火焰，“你，终于让我等到了。你，要如何解释你的谎言？或者，你就是害死我姐姐的人？”

第九章 死亡如影随形 / 97

“那是什么？”顾飞忽然指着前方的一个黑影大声喊，凌绿莹下意识抬头看前方，一个浑身黑衣的女孩在他们的前方走着，她提着一个奇怪的灯笼，穿着一双鲜红的舞蹈鞋，在前面缓慢地走。

那舞鞋红得惊人，仿佛每走一步，都有鲜血滴落下来。

第十章 漂浮的女人头颅 / 108

“不，我打开窗户，却发现什么也没有。这时候喷头的水突然洒了我一身，我赶紧回过头去关水，却没想到，一个东西飘了进来，好像是……女人的头，好可怕！一个孤零零的头，她一下就趴在了我的脖子上。我低头，只看见长长的头发一缕一缕缠住我的脖子……勒得我几乎窒息……然后脖子上传来剧烈的疼痛……仿佛是野兽锋利的牙齿，咬进了我的血管……我就失去了知觉……”

第十一章 提着黄灯笼的可怕女人 / 120

“师娘的脸上蒙着一张……似乎是盖在死人脸上的黄纸。师娘的头发很长，而身体一直是僵硬的，穿的衣服好像是古时的白色长衫，手里握着一个黄灯笼，在夜晚看起来非常恐怖。所以我很害怕，师娘肯定不是人！”淇儿眼睛里的恐惧非常真切。

第十二章 拥有不朽之身的传说 / 131

“紫萼草，通体紫色，然果实金黄，状似米粒，谓之金米。其性异，防腐，浸泡肉质，经年不腐。又名长生草、还魂草。亡人若以紫萼草处之，可令魂魄不散也。若咒怨而死者，可以紫萼草煮沸浸之，身通体紫色者，可百年不朽，若觅到替身并诱之入咒者，月圆之夜，投之于死者丧身之处，则可以一魂换一魄，死者即可复生。若身不全者，则可借身还魂也。”

第十三章 天台上的谋杀案 / 143

“花仙子……安息吧！小真，安息吧！”一个沙哑的女声响起在电话那端的时候，顾飞和小葵面面相觑。

这时候电话里忽然响起尖锐的声响，似乎是……

一旁的警员看着小葵的裙裾飞扬，抬起头果断地说：“很高或者很空旷的地方，空气对流发出的声音！”

语音刚落，在场的所有人听见手机里传来的轻微声响，接着是“嘭”一声巨响，一切的声音都停止了。

第十四章 死亡游戏 / 156

我记得小娜的脸色苍白，她一直挥舞着双手，我抓住她的手，却猛地发现她的手上沾满了血迹……跟着小娜一路跑到学校附近那所废弃的房子里时，我惊呆了！那个孩子，就是楚楚可怜的小女孩叶箬，大睁着双眼，躺在一楼大厅里。她的后脑勺破了个大洞，鲜红的血液和白色的脑浆一起涌出来……我捂住嘴，颤抖地伸出手去——孩子，早已经断了气。

而跪倒在叶箬旁边的，是三个号啕大哭的女孩……

第十五章 心甘情愿的死亡替身 / 168

因为，你太爱她了。

就如同，这二十多年来，我一直深爱着你一样！

死亡也不会将这种爱改变！

我不相信，我用死来告诉你的最后和沈慕云在一起的方法，你会不相信。

我死了，你保存好我的尸体，可以让她的灵魂集聚到我的身上来！

我骗了你，你不会等到她的灵魂的，哈哈哈！

我不愿意活着看你念着别人的名字，所以，我情愿留给你一具冰冷的尸体，和你长相厮守！

长相厮守！

第十六章 穿越之莫离飞烟 / 181

它有着猫一样的身形，却长着鸟的羽毛，鹰隼般尖锐的喙！它扇动着翅膀，咽下口中的血肉，向着他们凶猛地扑过来。它的眼睛那么恐怖，就好像绝望的女人的眼睛！

“飞烟，这是传说中的不死之鸟，也就是墓地的守护者，可以听从主人的话，啄食目标的血肉直到目标完全死亡！不死之鸟，如果离开古墓，被人驯化，会成为可怕的杀人工具！”莫离快速地说着。

第十七章 她在夜晚走近你 / 194

她悄无声息地走进房间，看着昏迷不醒的三个人，迟疑了一下，从手袋里掏出一把匕首。

她用指甲慢慢地划过顾飞的脸，又划过梅浩然的脸，迟疑了一下，口罩上的眼睛里露出凶狠的光芒。

“去死！”她举起了手中的刀子。

锋利的刀片，已经抵上了梅浩然的脖子。

鲜血弥漫开来……

第十八章 凶手终于浮出水面 / 207

“我方才见到了有那颗纽扣的衣服！也就是，我知道了，纽扣的主人，就是当晚进入房间带走你的凶手！她……对，我见到她了，原来……”

凌绿莹急切地说着，并没有注意到房门把手正被慢慢旋开……

“绿莹……不要着急，慢慢说！”

“对，我见到她了，她就在我家！她……”凌绿莹的声音颤抖起来，“那个可怕的凶手，利用泣盒诅咒残害这么多人的可怕女人，竟然就是……”

第十九章 爱与恨的墓志铭 / 215

所谓的泣盒的诅咒，是不存在的吧？

不！当爱化成恨的时候，它就会占据人的灵魂，啃噬人的良知！

请永远不要去捡起那个与潘多拉魔盒一样可怕的盒子！

那个……

会在深黑的夜里，在你的耳边哭泣的盒子！

后记 / 224



“这块地的风水很好，对面是安城最古老的如家老宅，是安身的好去处。”女人背对着女孩，慢慢地吐出这么一句话来。

女孩穿着一身印满诡异黑色花瓣的裙子，静静地站在女人的身后。

“安身的……”女孩正想着，抬眼间，一阵风扑面而来，女人的身影突然间凭空消失了。

“妈妈——”女孩惊诧的喊声卡在了嗓子眼，脚下的土地突然裂开了，一双干瘦的手突然伸出地面，死死地抓住了女孩的脚步腕。那只瘦到几乎只有骨头的手冰得如同冷库里的冰块，一瞬间，寒气从女孩的脚步腕蔓延到女孩的心里。

“陪陪我，我好冷……”女人几近凄厉的惨叫声。

“啊……救命啊！”女孩的喊声在这片迅速阴霾的天空下变得微乎其微，那只手似乎带着要置人于死地的力量，几乎要把女孩拉进脚下的无底深渊。

“安身的好去处！安身的好去处……”冷凄凄的声音飘荡在空气里。

“陪陪我，我好冷……”

女孩已经被那只冰凉的手拉进了地缝，先是双腿，然后是腰部，她拼命挣扎，可是越挣扎脚下拉扯的力气越大，地底的寒气也越重，她的脖子已经没入地下。片刻之后，茫茫的墓碑中间，只有一个头，带着她绝望的眼神孤独地留在地面上。

女孩睁大眼睛，周围安静的、洁白的墓碑突然间变得狰狞起来……

大朵大朵的葵花突然间开遍了整个墓地，黄色的，刺眼的黄色。美丽妖烧的葵花，在她的眼睛由大大睁着变成闭着的时候，全都蓦地变成了黑色，浓郁的、可怕的、令人窒息的黑色！

……

就像一切都没发生过一样。

这是安身的好去处……

这是安身的好坟墓！

凌绿萤一觉醒来，摸到自己一头的冷汗。梦中小女孩绝望的眼神，仿佛还在



眼前晃动。

她拧开灯，喝了口桌上杯子里的凉水，又随手翻了翻床头的教案，有种不安的情绪在她的心头蔓延开来，这个夜晚，好像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……

第一章 离奇失踪

在惨白的灯光下，大家发现了昏迷不醒的季天扬。他仰面倒在讲台上。

有人把手探到他的鼻子下，发现他还有气息，于是立刻把他送到了医院，经过一夜的抢救，季天扬终于醒了过来。

空荡荡的教室里，男生季天扬和女友方雪儿紧紧拥抱着。

两个人的距离那么近，近到可以感觉到对方的呼吸，听到彼此的心跳。

明亮的日光灯下，方雪儿扬起娇媚的小脸看季天扬，季天扬是个不折不扣的美男子，挺直光洁的鼻梁，深邃的目光饱含深情。

“你太坏了，居然趁着我打扫卫生的时候偷偷溜进来。”方雪儿娇嗔着，粉拳落在他结实的胸膛上。

这间教室是主楼的二楼最西头的一间教室——多媒体教室，有比较贵重的电脑和投影仪，也是勤工俭学的女大学生方雪儿平时打扫的教室，晚上九点以后是不对上自习的学生开放的。

“我想给你个惊喜呢。”季天扬的一个轻吻落在她的额头上。

突然，他看见她的脖子上有什么东西在散发着暗红色的光芒，“雪儿，你脖子上戴的是什？”

方雪儿把胸口的吊坠拽出来，只见一个暗红色的小盒子，似乎是用木头精心雕刻的，繁杂的花纹非常精美，有点潘多拉魔盒的感觉。

“这是绮盒，我和许韵周末一起去宁城玩买的，好看吗？”

“绮盒？很好听的名字，很独特，你戴着特别好看。”季天扬动情地说，他的脸离她的越来越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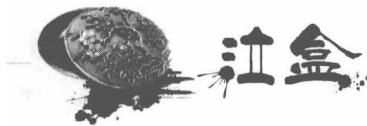
雪儿白皙的脸上泛起红晕，甜蜜一层层地荡漾开来，情不自禁地微微闭上眼。

方雪儿的嘴唇饱满而红润，像成熟的小番茄一样诱人。

季天扬的手轻轻地环在方雪儿的腰上，他慢慢而温柔地低下头去，柔软的唇角碰上方雪儿那两片鲜花一样的嘴唇……他小心翼翼地，如同品尝着最美味的水果一样陶醉。

“咔嚓！”细微的声响在安静的教室里显得格外刺耳，方雪儿随即睁大了眼睛。

“天扬，那边好像有什么东西一直盯着我们看！”她猛地推开季天扬，纤细白皙的手直直地指向前方。



“什么？”季天扬顺着方雪儿手指的方向看过去，他看见讲台的左侧有一个柜子，只有半米多高的小柜子，像是学校用来存放教具的。

“并没有什么呀？哪里有东西看着我们？”季天扬一边困惑地挠挠头，一边收回了目光，“别瞎想啦，只不过是一个放杂物的柜子而已。”

“天扬，你听，不，有声音……不，我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。”方雪儿侧着耳朵，脸上露出慌乱的表情。

季天扬把一直放在方雪儿腰际的手抽回来，紧紧地抓住她因为紧张而微微发抖的手，“别害怕，没什么，我去看看。”

“咔嚓！”一声清脆的响声响彻空荡荡的教室。

“天扬，这只柜子我从来都没有见过！这间教室我打扫了快两年了，从来没有见过这只柜子啊！”方雪儿总算是明白什么地方不对劲了。

季天扬暗自思忖着，这只柜子确实有些奇怪，学校的柜子都是黑色的，可是这只柜子，却是奇怪的暗红色，有一点像家中那种老古木箱子的感觉。

还有，其他教室的柜子都是木头门，这只却是玻璃门，玻璃门上，有一个刺眼的绿色把手。

已经走到柜子前方的季天扬心底忽然涌起一丝凉意，不禁后退了一步，柜子已经在眼前了，没想到的是，这个看起来很普通的柜子的玻璃门上，居然贴了一层隔离膜，也就是那种贴上了里面可以看见外面的情景，外面却看不见里面的塑料薄膜。

“咔嚓！”又一声诡异的响声刺激着两个人的耳膜。

“天扬，这是什么声音？好熟悉，好像是从柜子里传出来的。”方雪儿紧张地看着他。

季天扬皱了皱眉头，仔细打量着面前的柜子，似乎……

它在微微颤动！

它在颤抖，似乎里面禁锢着某样东西！

季天扬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把手放在了把手上，他要看一下，这个柜子里到底有什么。柜门被他拉开了一条缝，似乎有一点沉，他又拉开了大约一厘米，正要使劲儿……

忽然“啪嗒”一声响，一股奇怪的力量突然把柜门拉了回去！

柜门紧紧地合上了。

季天扬使尽全身的力气，再也拉不开一条缝，“奇怪，刚才我明明拉开了一条缝啊，突然就好像被谁拉回去了……”他一面说着，一面转过头来。

“怎么停电了啊？”方雪儿惊叫了一声，教室里忽然陷入一片黑暗。

“别怕，雪儿，你别动，我出去看看，也许是有人拉错了电闸。”季天扬说着，摸索着走出了教室。

果然，在楼梯转角处，他举起手机，借着屏幕的光芒，发现这层楼的电闸都

跳闸了。

他正想推上电闸，忽然听见教室里传来一声奇怪的尖叫！

雪儿怎么了？！

他来不及多想就跑了回去，踢开门进去，“雪儿，你在哪里？”季天扬一边呼喊着，一边掏出口袋中的手机。

借着显示屏微弱的光，他发现了奇怪的事情——方雪儿并没有应声，她一动不动地保持着背对着他的奇怪姿势。

“哗啦！”一阵奇怪的响声又从讲台上传来，季天扬不由得回过头去，用手机照了下，却诧异地发现那柜门竟然慢慢地打开了！缓缓地、带着沙沙的声音，柜门一点点打开来……

好像有一双手，在柜子里鬼使神差地推着门……

沙沙的声音刺入他的耳朵，一向胆大的男生也顿时慌张起来，柜子里面有什么？

它是什么？

“你看看我是谁？”身后有冰冷、陌生的女声突然响起，惊诧的季天扬几乎要惊叫起来。

“雪儿，不是你吗？”他顾不上看缓缓打开的柜子，硬着头皮，又转过头来……

“方雪儿”回过头来了！但是，她似乎发生了某些可怕的变化！

可怕的异变！

刚才明明是自己娇俏可人的女朋友雪儿，只是一瞬间，突然不见了。

在手机的微弱光线中，天扬看不清面前的人，是她？还是它？她究竟是不是雪儿？

她缓缓地靠近他，她的眼神，如此冰冷而绝望，似乎是两个可怕的无底漩涡，就要把他拉进去！

她脖子上还戴着那一个绮盒，这盒子在暗沉的气氛中散发着奇特的红色光芒，好像是一块燃烧的炭，印得她的脸青紫中带着诡异的红色。

不，这不是方雪儿！

“你不是雪儿，你是谁？你把雪儿怎么样了？”季天扬一步步地后退，因为那女子正一步步地向他走来。

女子笑着，脸色忽然变了，季天扬下意识地看到女子的手中，是一把寒光闪闪的剪刀……

只有一个可怕的笑容，残留在嘴角。绮盒的光芒越来越耀眼。

“你再仔细看看，我是谁？”女子一步步地逼近季天扬，几乎要喷到他脸上的气息里，带着刺骨的冰冷！

季天扬露出骇然的表情，仿佛看见了今生最为恐怖的东西。“咚”的一声，



步步后退的他，脚下突然撞上了一个东西。

季天扬下意识地看脚下……

他想逃，怎料脚下的力量大得他无法挣脱。

黑暗中的人影一步步走近他。

“嗒嗒……”那脚步仿佛是敲打在千年的寒冰上，他想逃，无奈脚像是被钉在地上一样，冰凉的水滴滴答答落在他的脸上，抹一把，似乎有着腥臭的气息。

脖子上忽然一紧，好像是一根根的头发放住了他的脖子，他拼命地挣扎，可是越挣扎越紧，紧到他几乎透不过气来……

另一件事情，在这一晚，发生在安城民政学院另一个女学生身上。

这个女孩，名叫许韵，是方雪儿的室友。

许韵吃力地睁开眼睛，周围是一片漆黑，她伸出手摸了摸周围，却发现这是个狭小的空间，自己仿佛处在一个小匣子中，几乎不能动弹。

她感到一阵阵的窒息，突然，她摸到手边有一个小盒子——绮盒。

许韵下意识地紧紧握住绮盒。

慢慢地，她感受到了手中的小盒子在渐渐变热，而红色的光芒也随之散开来！

许韵喜极而泣，她的绮盒，此刻，它成了她在这无边的黑暗中唯一的光源。

就好像是溺水的人抓住了救命的稻草一样，她越发用力地握住盒子，红色的光芒也越发耀眼。

借助着盒子的微光，她看清楚了目前的处境。毫无疑问，她被人关进了一个木制的柜子里！周围都是木板！

可是，她吸着鼻子，有股说不出的焦味传入她的鼻孔。

好像是，肉烤熟了的气味，这味道越来越浓，一直熏到她几乎背过气去。

忽然，她听见了“咚咚”的敲击声，好像是有人在叩击头顶的木板，许韵仿佛看见了一线生机，“救命啊！救命啊！”她呼喊着，拼命地敲着头顶的木板。

只是她不知道，她凄厉的呼喊声，从外面听起来，就像是坟墓里的殉葬者最后的哀号一样绝望而沉闷。

顶上的盖子被缓缓打开了，许韵颤颤巍巍地站起来，张望周围的环境，是一片朦胧的白。她吃力地爬出刚才那个囚禁她的牢笼。

“谢谢你，救了我。”惊魂未定的她连声说着谢谢，却吃惊地发现，周围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。

借着微弱的月光，她终于看清楚了刚才自己容身的牢笼，那是一口——暗沉沉的棺材！自己竟然差点成为一个活死人！

这里是什么地方？

远处飘荡着的，是几缕若隐若现的蓝色火焰，脚下传来咯吱咯吱的响声，许韵心中大骇，迟疑着挪开脚，几根白惨惨的骨头刺入眼帘。



“啊”的一声惊叫，她哆嗦着双唇看着周围的一切，这是一个坟地！

一块块的墓碑散发着可怕的光芒，她听见身后有奇怪的声音，似乎是鸟类扑扇翅膀的声音。

许韵不敢回头，脑袋里出现可怕的场景，她不能回头，恐怕一回头，心脏就会因承受不住那样的可怕场景而衰竭。

“不，我要逃出这个坟地！”求生的信念让许韵不停地往前跑，从一座座坟墓中穿过，眼前的路变得越来越模糊。

但是许韵的心里只有这样一个信念：跑，唯有跑，才能活下去！

跑了很久很久以后，周围的白雾慢慢浓密，一片空荡荡的场景，坟墓不见了，似乎已经安全了。她几乎虚脱了，一头栽倒在地上。

几乎是颤抖着，她突然发现眼前赫然出现的，仍然是那口黑洞洞的棺材！原来刚才她竟然是围着它原地打转。白雾渐渐散尽，那一排排可怕的坟墓再次出现在她的眼前！

她又跑回这个死亡之地了！

几声哀鸣突然刺入耳膜，她抬起头，头顶的天空迅速掠过一片黑影，那黑影越来越近，盘旋在她的头顶，离她的脸越来越近！

“你逃不了的！把我的东西还给我，还给我！”沙哑的声音突然响彻山冈。

“我并没有拿你的东西，我……”她惶恐地看着空荡荡的前方，瞬间跌倒在地，挣扎着向后爬去。

“它是皇上赐给我的，赐给我的……三千佳丽，他只赐给了我们五个人……”沙哑的声音越来越近。

许韵已经意识到了那眼睛恶狠狠地瞪着的，是她胸口的绮盒，“我还给你，还给你，求求你，放过我好不好？”她越是慌乱地想扯下胸口的绮盒，那红丝线越是扯不断，最后竟然将她的脖子缠绕起来。

它越来越近！

已经近到了她的鼻尖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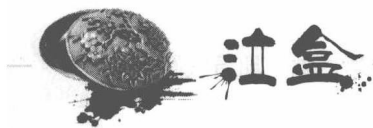
因为与“东西”的正面相对，已经让她几乎丧失了所有的勇气！

“季天扬，醒一醒啊！”焦急的女声刺入耳膜，手臂上麻了一下，然后是疼痛的感觉。

“好疼……”季天扬虚弱地吐出这么几个字以后，缓缓地睁开眼睛，面前是年轻的班主任凌绿萤，她和几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站在一起，焦急的表情显而易见。

“季天扬，你终于醒了！吓死老师了……”年轻的女老师凌绿萤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，今天早上刚到学校，系主任就告诉她，她班里的学生出事了。

昨天晚上大约九点半的时候，在主楼里上自习的学生突然同时陷入了黑暗中，片刻之后他们听见一声凄厉的叫声，他们放下手中的笔，纷纷跑到传出惨叫



的教室门口驻足观看，那间教室的门大开着，教室里一片漆黑。

很快，大家发现主楼的电闸被人拉下了，于是有学生推上了电闸。

在惨白的灯光下，大家发现了昏迷不醒的季天扬。他仰面倒在讲台上。

有人把手探到他的鼻子下，发现他还有气息，于是立刻把他送到了医院，经过一夜的抢救，季天扬终于醒了过来。

凌绿萤总算松了口气，她轻声地问：“季天扬，你没事了吧？昨晚到底怎么回事，你告诉老师。”

凌绿萤是这所民政学院最年轻漂亮的女老师，刚刚研究生毕业的她是殡仪系的班主任。接手这个班已经一年多，以她出色的专业知识和亲和力，她一直把班级管理得井井有条。

这一次的事件，让她百思不得其解。季天扬是班长，一向胆大心细，是她的得力助手，怎么会昏倒在教室？

“凌老师，你快去看方雪儿，她……她不知道出事没有！”季天扬突然抓住她的手，着急而绝望地喊道。

凌绿萤惊诧了一下，方雪儿？她忽然想起，班里最娇小的女生方雪儿，每次上实践课都会被那些可怕的尸体吓得哇哇大哭的女生，就是季天扬的女友。据她得知，他们两个是高中同学，一起考上这所高校，感情一直很好，是人人羡慕的情侣。

正想着，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凌绿萤接通电话，是班里的女生贾娜打来的，她是方雪儿的室友。

“凌老师，方雪儿不见了，昨天晚上自从她去打扫教室以后，就一直没有回寝室。还有，许韵也没有回来。”贾娜的声音里带着哭腔。

季天扬也听到了这句话，他不停地用拳头砸着自己的脑袋。

“季天扬，你不要这样，到底出了什么事情？”凌绿萤一边问，一边安慰着他，心头却突然涌上一丝不祥的预感。

季天扬断断续续地把昨晚发生的惊悚的一幕告诉了她，这个堂堂七尺男子汉说到伤心处，哽咽不已，他说：“都是我害了她，当初以她的高考成绩，完全可以上一所更好的学校和选择一个正常的专业，可是我觉得殡仪系是现在稀缺的专业，将来肯定有好的就业形势，于是拉着她一起报考了这个可怕的专业。”

凌绿萤皱了皱眉头，“你不能这么想，现在还没有人证明方雪儿确实出事了。你不要着急，先安心养好身体，这件事情，我会调查清楚。”

季天扬拔下手背上的针，跳下了病床，“我没事，我要回去找雪儿。”

凌绿萤被这个重感情的男孩所打动，默默地点了点头，为他办理了出院手续。

十点钟的时候，凌绿萤和季天扬一起站到了主楼 216 教室的门口，这间教室是他们班平时经常上课的一间教室，凌绿萤很清楚这间教室的布局。

进门是一张多功能电脑桌，主机被锁在讲台下，讲台后面是四块可移动黑板和一个可收拢的白色屏幕。除此之外，就是台下一排排的课桌了。

那个奇怪的柜子，在讲台的角落里。

一切静悄悄的，好像这里没有发生过任何异常一样。

“就是这只柜子！”

“不对劲啊，天扬。这间是多媒体教室，学校从来就没有配置过木头柜子啊！”凌绿萤吃惊地说。

“不，老师，这只柜子昨天晚上就在这里，我曾试图打开它！”季天扬急速地说。

“那么，你到底看见了什么？柜子里的东西？”凌绿萤心中陡生疑惑，连忙追问着。

季天扬抱住脑袋，痛苦地说：“它已经自己开了，可是，我昏迷过去了……如果不是我昏过去了，也许，雪儿就不会失踪。”

凌绿萤皱紧了眉头，她走到讲台上，细细查看暗红色的柜子，从外表来看，并没有任何异常。

凌绿萤走上前去，一把握住绿色的门把手，毕竟她是胆大心细的殡仪系老师，“我看看这里面究竟有什么玄机，能把你一个大男生吓成这样。”

“凌老师，不，还是我来吧。”季天扬想起可能发生的危险，鼓足勇气挡开了凌绿萤的手，再怎么自己也是一个堂堂男子汉。

他握住了把手，深吸一口气，猛地一拉，柜门并没有打开。凌绿萤疑惑地仔细看了看，发现玻璃柜门上有一个暗扣，扣在柜子的右侧壁上，估计是为了防止柜门突然打开时里面的物品滚落而设计的。

他们对视了一下，季天扬轻轻地松开暗扣，猛地一把拉开了柜门……

你知道他看见什么了吗？

一把青丝在柜子里，柔软而漆黑。

“这是雪儿的头发！谁把她的头发绞下来了？”季天扬大声喊着。

他认识的，他那么熟悉的雪儿的头发。

季天扬腿一软，靠在柜子边失去了力气。

雪儿，很有可能遭遇了不测。

凌绿萤慌忙把季天扬扶到教室的座位上，然后从小坤包里拿出手机拨打电话，学校资源管理中心的于主任答复马上赶过来。

年近五十的于主任已经在这所大学里工作了三十年，一直在资源管理中心工作的他，对学校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了如指掌，见到柜子的那一刻，他就敏感地皱起了眉：“这不是我们学校的柜子。”

“不是我们学校的？为什么？”凌绿萤心头的疑惑越来越大。



“我们学校的柜子，都是黑色的，现在资源管理中心所有储存的柜子，都被刷成了黑色。”于主任肯定地说。

凌绿萤惊诧地说：“那这只柜子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于主任皱了皱眉头。

于主任果断地扣上了柜门，吃力地把柜子拖出来，“同学，过来帮一下忙。”他冲着季天扬挥了挥手。

两个人吃力地把柜子搬离墙面以后，于主任弯下腰去查看柜子背面的时候，凌绿萤终于明白了他的意图。所有学校的柜子，背面都会写编号。

于主任回过头来的时候，脸色已变得惨白，他在嘴里喃喃着：“不……不可能，这……绝不可能。”

“主任，你怎么了？你看到了什么？”凌绿萤注意到，他的手在微微发抖。末了，这个年近半百的老师傅居然一屁股跌坐在了地上。

于主任在柜子的背后究竟看到了什么？

“天扬，我们去看一下。”凌绿萤给学生使了个眼色。

季天扬和凌绿萤连忙上前查看柜子的背面，这个柜子果然质地优良，连背面都是实木的，而不是普通的三合板。

季天扬轻轻地念出柜子背后那一排黑色的毛笔字迹：“一九八三年五月八日，编号 GC-1939，安城民政学院殡仪系。”

凌绿萤的面色也变得凝重起来，她低下头，仿佛在思考着什么。

“于主任，为什么不可能？”季天扬看着面前两个人的反应，简直是如坠梦中。

“因为……”于主任缓缓地说着，一丝来自窗外的微风吹起他头上有些花白的头发，“一九八八年，学校曾经发生过一场火灾，那时候学校只有一栋楼，大火基本毁灭了一切，连同所有的桌子箱柜。现在所有的东西，都是灾后各界捐款统一添置的。”

“那这只柜子上面不是明明写着一九八三年吗？”季天扬疑惑不解地问。

于主任的头上已经冒出层层汗珠，他继续说道：“这只柜子，是大火前学校的设备，但是所有的柜子和桌椅，在那场大火中已经灰飞烟灭了。它怎么会……”

“有没有可能，这只柜子没有被烧毁，混进了后来添置的设备中？”季天扬提出自己的假设。

“不，烧得干干净净，什么也没留下，连张椅子都没有留下，更不可能有这只柜子……”于主任擦了擦汗，喘了口气，突然冒出一句惊悚的话，“再者，这只柜子的材料，非常特别。”

“什么材料？”季天扬好奇地问。

“我刚才一直奇怪，哪里会有这么重的柜子，原来，它是用特制棺木黄杨木制成的，防腐，质地非常厚重。”于主任的表情有点呆滞。